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八

唐齊州房玄齡註

宣城梅士享註

戒第三十

地圖第三十一

參患第三十二

制分第三十三

君臣上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五

戒第三十

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

言我之游必有

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附劉補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此必轉附朝舞之誤但南至琅邪司馬曰亦以之為景公晏子未知孰是

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今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

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

者謂之游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

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

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

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

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

梅生曰徒曰寶法猶未如齊景公出舍興發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

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

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輳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

所在故曰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

防禦以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

若此言也若順也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莫舉故曰

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

如年。湯天日聞期願實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

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

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

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

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

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

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

故曰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

外作天下為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若而代義故

七十而致政。老而不致政。貪是故聖人上德而下

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苟

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

為重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

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

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為而成。無為而不

名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不動。四

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云

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貌也。附劉

補云周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

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亦

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寡交

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

用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

知道故能聞一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

吠為良人不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

必有邪行故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信者

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言不外不

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

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粟禽鳥或管仲

隰朋朝公望二子施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

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

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

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羽桓公再言二

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

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

全收管子戒書 卷八 戒 四 三百八

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

親治

容而遠有德

疎賢俊

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

舟楫也。其將若君何。

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

設故曰其桓公蹙然遂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將若君何

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

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

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

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

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

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

里官

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

再拜頓首

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

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

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

管仲隰朋

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

君能如此可以王也

此非臣之

言也。君之教也。

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

於是管

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

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宥宥而後斷罪參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悼耄

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

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

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

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

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

草封澤謂澤多

草刈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

三年教人。

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

門傅施城。

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

叔布之天下。

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取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

果三匡。

天子而九合諸侯。

梅生曰。桓公好內。管仲至此。因桓公聽言必

拜。始對及之。所謂因隙導竅。故大忠無所拂。

逆。悟言無排擊。但餘俱同前霸形。故列下層。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

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

中婦

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

中婦諸子內宮之號君將

有行何不出乎盍何不出也

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

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

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

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

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

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

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

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

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

之不為人持接也。為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

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

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

思其不審之事。附劉補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猶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

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註非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

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

彼必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

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

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

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

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

全汝管子戒書 卷八 戒 七 四百七七

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

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朋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

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

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

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

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彊知此所

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

大仁哉其朋乎已附劉補握猶滿也言幣帛滿於

道路而無數也室妻也家有五十室言妻妾之眾

也二者雖多隰朋之為人所不貪不近也即申

明上文國有不知政家有不知事也享按古者謂

路為車取其往來不窮也周禮巾車掌王及后之

五路詩曰公路又曰路車爾雅宮謂之室其內謂

之家言或舉齊國之幣持路車而運於內家五十

室幣至多矣亦眾見矣其人不知不察察以為明

令司者得盡其職我無侵而彼因無曠所謂以德

予人乃大仁也莊子於國有所不知政二句作其

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節省其文無此

一段義更直捷房謂持幣與路旁之家劉謂幣滿

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鮑叔牙之為人也。好

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

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

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

子皆

全汝管仲成書

卷八 戒

八

四百七

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對曰鮑叔之為人

好直而不能以國誦不能為國以賓胥無之為人

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

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為人善言

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

不寧也伸故國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

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

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

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

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

梅生曰無物不有而後成為天地無人不容

而後成為君相故糾察之官台衡之任不可

以其人之賢而概用之鮑叔薦管仲管仲不

以齊國累鮑叔古人明公如此

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

於楚豈為齊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

得為私而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

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不可

言余管子所書
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附劉補
臣管仲自謂也言江黃二國近楚為利此殆楚之
國也謂已死後君必歸二國於楚使楚知服已而
不伐若不歸楚為齊私國楚必伐之盟不救固不
可若救則遠興師旅而致亂矣穀梁曰貫之盟管
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
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
仲死楚伐江城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桓
公曰諾。

梅生曰歸江黃於楚管子身後之遠見但春
秋魯僖公十二年齊桓公三十八年也是年
夏楚人滅黃其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周則
管仲病時黃已先亡惟江存耳。

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狎而不
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
之桓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
狗矣狎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
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
須去之也附劉補嗷魚佳切狗欲齧也管子又

言曰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狎而不使也今
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
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狎而不
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
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
在衛

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君必去之。
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

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虧。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

四十二年

梅生曰。管仲勸桓公逐易牙。豎刁。開方。同後。小稱。彼處多堂巫。載為更詳。以此處居前。故列上層。猶須合後參看。○又曰。載管仲桓公身後事。是後人加也。

地圖第三十一

短語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輶轅之險。而謂路形若輶

氏東南有輶。濫車之水。其水深渺。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草苴

謂其草深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能有所覆藏。

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堯堯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此凡

皆兵主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後

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

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

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

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

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

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

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論功勞。

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賢能。有私。享按當以行用貨

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實嬰李牧之為也。享按行用貨

財轉漕給運之類。非私財也。且相亦安。得皆富擬於國者而以其私財佐軍也。使百吏肅

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

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鉤連有所

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梅生曰。此篇論主兵者。既按地圖。因及軍衆

言金管一 卷八
大
器械可謂知形者矣。然彼己之長短未知，則地圖雖習熟，我猶未敢進。我軍之和輯未悉，則敵人雖有釁，我猶未敢乘。故曰：知形不如知能，能者彼己長短之謂也；知能不如知意，意者我軍和輯之謂也；然而將者，軍之本也。君者，將之本也。周旋於君與將之間，以上達君意，下適將心者，相也。故必主相將明知能三者具，而後可以成功。

參患第三十二

太彊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彊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

懦弱者殺也。

宜梅生曰。此條重出見前法法。細閱下文。似與

此章不相屬。疑衍。房氏以為參詳於彊弱之

中。自致無患。亦自牽彊。今列下層。

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

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

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

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

無兵誅暴。暴必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

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

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

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故一期之師。十年之

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故一期之師。十年之

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

一戰能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

也。空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攻城圍邑。主人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

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是以聖人

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

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

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

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

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兵不

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伐謂

單衣者附趙標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無甲

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

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

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

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

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

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

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

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

下不敢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

其器既成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

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

智謀驚衆之夫。游夫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

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梅生曰。兵形原不相離。兵而小用之。則爲市朝之戮。形而大用之。則爲原野之誅。夫興師動衆。所費旣難量。而其勝又莫測。故計必先定而後戰。凡器不可不功。士不可不教。將不可不宿能。主不可不豫戒。皆盡人事以備天討。蓋戰而勝。則除患於他國。戰而不勝。則患中於吾身。故曰參患。言不可不參詳也。○管

子論兵。散見於諸篇。不徒七法。幼官兵法。小匡已也。漢鼂錯言兵事。衍得霸言參患數語。使覺警惺一時。號爲智囊。管子之經緯大矣。制分第三十四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

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

聖人賢士不

爲愛尊爵。

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

道術知能。不爲愛

官職。

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

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

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

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

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

大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

里者今既舉衆而征已國與築堵之牆。十人之聚。

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况戎事之大可

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

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間

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

兵不呼做。不苟聚。不安。

行。不彊進。呼做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

不用若周幽之偽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彊進則銳士挫。故凡

用兵者。攻堅則軻。軻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軻而難入乘瑕則神。

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劃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

士卒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為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

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彊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閒故刀不虧故天

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及天從。附劉補從

字為句舊。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

全交管子兵法書八卷八制分十七四百九

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故軍

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規之也。欲以軍爭而

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故莫知其將至

也。既不以先規以潛襲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

不可圍者必潛而遁故不去而不可止附劉補言

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附劉補言

去不敵人雖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即上圍意

注非又不治者所道富也。而治未必富也。有所待

道當然未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疆也。

而富未必疆也。富者其道當疆必知疆之數。然後

能疆。疆者所道勝也。而疆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

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

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疆國有

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梅生曰。呼傲則敵人戒。四語兵家要訣。

君臣上第三十五。夫而今之世也。

短語四。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眾官之

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

而不言其外。此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為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

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

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

其所與為多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水為標有所告

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况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

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

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

言相希準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

直直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

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

罰不撓法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

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

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警程事律。警限也。程準也。事律謂每事據

律而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

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如此則

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

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皆忠信故無

有獨得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

敢為非雖有豫怠不得為敗也附如此則人君之

事究矣。是故為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乘其事。

謂乘吏嗇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有善者。賞之

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

橫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僂死之刑。而民不疾

也。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

之或有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主德此唯上

之有常不輕於去就故人遺其親也

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常形。由澤通氣人有常

禮。尊君父卑臣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

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眾分而職之。各有大

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

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

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

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是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

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

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

其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

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夫為人君者。履德於人者

也。君者以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為人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為人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布政有均。附劉補

足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

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

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

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制令傳

於相。今因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

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言下

是故君人也者。無賢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

也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言下

力上。君言下於臣臣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民則則又有符節印

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

凡此可以考其真偽定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

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

有司不任也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

從君之命令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

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

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

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

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

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為人役也

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附

而不身善若身善則自用小而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

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

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附劉補此言君身善之弊法

全文管子校書 卷八 君臣上 二十二 四百五十八

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附劉補此言君

不身善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

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

附劉補此言君不言智能聰明以此乃臣是以爲

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

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附選賢論材。而

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

得人則福多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

救也。不勝任則敗廣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

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

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

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

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

正德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偽也

而已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爲上

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连之行。

背连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順理而不失

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

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

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

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

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

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

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

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

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

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

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為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

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

寇，此危君之徵也。

長姑梅生曰：姐已與費中比而殷亡，褒姒與虢石

父比而周遷，哀姜與慶父亂而姦魯，驪姬與

全漢書卷之八 君臣上 二十四 四百

二五偶而禍晉。千古亂源一轍。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

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

而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曰五橫。朝有定度。衡

儀以尊主位。正。衡。衣服縹纁。盡有法度。縹纁。古。則君

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

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為。常。也。

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士者佚

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

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

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綽。古

準。字。準。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準。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

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

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為順正者所伏也。姦偽之人。無

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

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

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

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

君臣上 二十五 四百五

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懸象附時省者相也。月

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

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

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

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

具謂眾官之法制也。附劉補此言官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官謀

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

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附劉補此上言相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

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珪璧之屬

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附劉補此以上言君明府之法瑞謂大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者此象魏

所懸之法也。稽考其合否瑞或疑端字誤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

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而官

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敬而供上

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

在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

而相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

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

全汝管子成書 卷八 君臣上 二十六 四百四八

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其

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

茲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

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

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王

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

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是以其所欲者能得

諸民。君之所欲人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

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

君若金埴之由工也。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

言留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

也附劉補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此言留罰

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有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畱其賞。故民

不私其利。善必得賞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

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威罰之制。無踰於民。

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則人歸親於上矣。威當作賞註非

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

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

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

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

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

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

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芻蕘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

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

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

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

故曰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國一

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為非矣。為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

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間之堵牆，窺而不

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

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信以

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

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

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

全友... 卷八 君臣上 二十八 四百廿四

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

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

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

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

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梅生曰。此篇言為君者緣道法以為治。授任

而責成者君也。效職而共令者臣也。望表而

從正者民也。苟人君之道揆不立。舍法而行

私。則為臣者援私以為法。於是乎內漏意於

女寵。而外竊柄於大臣。內外朋黨而國不亡

者。未之有也。夫治生於法。法出於道。道合於

民心。民無私則公。君無私則聖。故能合聽於

民者。善治國者也。

君臣下第三十五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

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

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

力以禁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

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

於賢人。賢人知道術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

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

附劉補反復還也。言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

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

以當其功過也附劉補處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

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賢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

者。民體以為國。賢賤成體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

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賢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財節則虐

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

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

則固附劉補按言明君不致賞罰但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夫賞重

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

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節食飲弔傷之禮。食飲謂享燕傷

謂喪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

謂八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表賢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

所苞裹而藏也賢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可賢也則民親。君可

全收管子成書 卷八 君臣下 三十 四百三五

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

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

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

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

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

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

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

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

里布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治軒冕者。不

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

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夫

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

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百姓

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故曰德侵則

君危。君德見侵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

者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刑侵則百姓危。刑侵

辜受戮故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

百姓危也

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

享按冀一本作異非

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

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

騰謂凌駕於君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敗敵

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

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賢遂

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賢賤有義

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

下無怨心隱謂伏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

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

有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有國君民而使

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民有三

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

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

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

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此臣人

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

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

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

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給謂

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

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

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

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

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

人也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

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

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為姦慝者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賢而後

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賢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賢常伺君以與禍故

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

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

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附劉補言刑罰

數加於近侍故便僻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明字疑衍為人君

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

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

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

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

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

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

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為

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

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

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黨於下附劉補威當作為

可以為朋黨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

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勞附劉補有又也兼上下以環

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

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陵君故爵制不能加也附劉補爵謂前不肖之

知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罔上誣下以全其私是人主之爵制不加

於人失君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

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眾如

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者

行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

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

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賢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

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

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為之而不不自與此謂君也附劉補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者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是以為人上者患

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

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以力

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

補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乃形字訛下同此註及下俱非

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趕。

滔謂充也趕謂逡巡曲也設法有當不進退者主

制。君心進退所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

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

其事必有方有圓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

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也君臣下 三十五 四百八十三

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君。以利和。君道和。臣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則利也。臣

以節信。臣則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

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

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

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

明其德。必正然，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

既不失於人，必不妄。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

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

立。求己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

求人者少，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

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下注

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

者。所用輔佐，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

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

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故愿而

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享按二語同前法分民。食道

同故曰威無勢也。無所立。後必有所勢然事無為也。

無所生。後必有所為然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

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

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

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

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

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

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

迂之。人大流蕩則迂曲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

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

篤於農。

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

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

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享按上尊財厚頃時而王等議前見法

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四正

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

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

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

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享字按一本

作官中之事者訛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

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

明立正嫡設其資寵子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

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爵位雖尊。

禮無不行也。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必須行之以禮也附劉補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子有

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選為都

敢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註皆非選為都

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

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然

則兄弟無間。郊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

矣。讒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

法。參伍相得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是是

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詔。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

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如此則

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

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

不類無能。以德弁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

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

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

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

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

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

附劉補四者即上四亂也。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

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

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開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

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

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

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

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

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疆

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故亂也。中民

亂曰设諄。謂以智詐设。恐諄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

全效管子... 卷八... 君臣下... 三十九... 四百八十七

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龍謄生慢。不重諄諄質而智詐恐龍謄之此其

慢也。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弒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

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

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

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

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

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

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

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供者則加之罪以

權伏之。所以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師以遂之也。官

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

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

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

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蒞眾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

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梅生曰。此篇緣君臣所由立。禮禁所由興。而

重於防亂。皆補前篇所未足。

重... 德

... 德

... 德

... 德

... 德

... 德

... 德

... 德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九

齊州房玄齡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問於小稱第三十六 四稱第三十七

立譽正言第三十八 侈靡第三十九

小稱第三十六 稱舉也小舉其過 則當權而改之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 短語六

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也 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

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則民必知而名之未有無過而

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附劉補以為不善句言人之觀故我有善則

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

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

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既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彊也操名去

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稱故弱也雖有天子諸

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

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

畏在於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

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

民重而名遂。聖人之氣清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

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

美名其可得乎。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附

劉補別本註聖人託之而可行善故好我託之

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徠乎享按兩我託

可惡近本一在其可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

得乎之下其作又全改管子校書 卷九 小稱 一 方 四百九十八

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况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

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

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享按西施毛嬙在管子後此為攬入無疑我且惡面

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享按去乃夫字誤承上惡面惡言是惡充也夫若是安可求美名

也房註非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

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也

補別本註百姓見惡人之所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

洹之虛者實之洹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

或續之或實之也附劉補所謂無過不及也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不能

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稱身之過者彊也稱

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不以

不善歸人者仁也於人不善之事歸之故明王有

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

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修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

喜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

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

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

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

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

感斤櫛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穀可得

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謂

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

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

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嘗

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

况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

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

下更不須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

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

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理無之則亂也

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

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

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 審去之身。雖兄弟父

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故

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 名者

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 此其變名物

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

故先王曰道。道者賢作變化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

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 公曰仲父命

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

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

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和事公公曰惟丞嬰兒之未嘗於是丞其首子

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

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

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必務時為事久

蓋虛不長。覆蓋虛安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

情未有能終為意也言三士之桓公曰。善。管仲

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

兵。苛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逐易牙

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

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

悖為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

得出。圍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

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

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

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

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食將不得矣。作亂

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

給之死故不遠者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

於地下。乃援素幟以裹首而絕。幟所以覆軀也。死十一

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

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

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人梅生曰。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

遠之。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世不患

至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刑身殺

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

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

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

必不危矣。

四梅生曰。此篇言君有過。賢自稱而自治之。自

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

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

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

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能以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敘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必不亦矣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憊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使已言之乎。桓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憊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

大富之。

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賜恤之。令其大富也。

固其武

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

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

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

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

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

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繒緣繒。附劉補繒

所力切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

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

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

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止舍

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

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

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

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眾所怨詛。詛祝之也

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

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人為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

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輒。

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輒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為

攻伐

反以前生為伐功也

辟猶漏釜豈能無竭

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故必

有竭也

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

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

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

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

賓敬也

君知則仕不知則已

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

良臣不私其所有畢能於國家及其發又

善徧之也附劉補別本註盡己之能發揮於政事

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

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賢賤相親

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

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

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

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

附劉補一作辭

不謗其君不諱其

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

服行也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

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

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

以進不斬亡己

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

遂進不退謂所

不知進而假寵鬻賢

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賢

尊其貨賄卑其

爵位未必能賢其爵位

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進於君則

言己能為輔弼退而

以敗其君皆曰非我

由斯之

私議則曰君不可輔

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忌者君子故

故君有敗乃更推

見賢若貨

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

見

賤若過

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

貪於貨賄競於酒

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

倨敖不恭不

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

其人見爭則恣令鬪無彌縫之心附趙標

賊一本本作賤唯趣人詔

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鬪一本本作通

詔一本湛涵於酒行義不從

從順不修先故變易

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

生猶奪政况於死後乎

保賢寵矜懼寵而矜夸者遷損善士

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

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

貨賄相入酒食相

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

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

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梅生曰論有道無道君臣意旨周匝而詞語

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
是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
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
故也附趙標言古者刑不加大夫若諸侯犯罪令
其一是有屨一足無屨以恥辱可以當死也今周
公之刑法雖詳有斷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
充滿於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地重人
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
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敝盡之所以養是以下
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
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聖人者省
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大昏
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
則以博為夜事故也附趙標大昏謂甚

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也享按大昏博夜註俱非有論在後

梅生曰此管子遐想倍堯之時民甘其食樂

其俗安其居不相往來而用足其治章明而

不擾其獄薄設而不苛當此之時則至治矣

逮其後刑罰繁興而民愈不服舍本趨末而

民始苦矣故古初聖人省諸本而游諸樂大

昏也博夜也倍堯在上混吾美在下之景象

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德之極昏昏默默上修渾沌氏之術是

大昏也。而百姓醇醇。不知所往。是博夜也。堯時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昏博夜之義。此其一徵。苑風謂諄芒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游諸樂之義。此又其一徵。夫古人深奧之書。自有玄詣為解。邃文作證。寧俗學可復其初。俗思可致其明也。惟善會土。亦文則得之。○又曰。卿而不理。靜也。享按。白虎通曰。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卿而不理。言

章善明理以示之。而不為科條縷析。乃以靜養天下。所謂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與大昏博夜相照應者也。

問曰。與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也。享按此承上大昏博夜乃上古刑清

政簡之時其化則然。然不可期於今矣。故問與時化若何。曰。問俱桓公問。而管子對之。莫善

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則彊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

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也。賤有實。敬無用。則

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賢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也。享按前有其獄一。踣一。踣屨而當死。又有斷指斷首。斷足。滿。稽等刑。而死民不服。則此刑乃不

言余分二方言
從化者有刑非如註所謂賢不肖可得而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

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

玉末業常人賢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賢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

珠者珠生於水而有光鑿故為陰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鑿故為陰

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石故為陰

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

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彊者能守

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賢而賢所賤粟米可賢而賤

之賢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賢而

積於彊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

梅生曰侈靡非名之美者為政而受不美之

名想當時人民尊崇珠玉管子欲收之於上

而布其本實於民間明知穀之有實而故賤

之明知珠玉之無用而故賤之今民知懷璧

為罪然後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而一意於務

本積用若敬珠玉而實非敬珠玉若賤事業

而實非賤事業此御世一機權也然珠玉之

賢非所以為訓故又以勝火勝水解之曰珠

言余... 卷九
足以禦火災。玉足以鎮水旱之災。總之爲國
行禮樂而禳災害。其化甚神。故賢之云爾。天
子諸侯大夫百姓所臧以次而降。定民志也。
不然。不告之以化而民不知。民不知亦將賤
所賢而賢所賤。舍其本業而入山採玉。入水
探珠。何所不至。卽非產珠玉之國。而越境求
珍。又何所不至。則事業衰而穀米賤。彼鰥寡
獨老。何自而贍其養。均其化哉。以上之侈靡
成下之殷足。故曰。興時化莫善於侈靡。房氏

賀不以向日火烽解勝火。向月水流解勝水。以能
致水火解如神。一黷玩之主耳。何興化之可

政與教孰急。

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

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

人心之悲。

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

今見其戚容人亦爲之傷悼之。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

然若謫之靜。

藹。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

氣而和順。雖有謫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而彊梁者亦能感服之。

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

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

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

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

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

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

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

不肖者化焉。說賢不肖俱化此說使其賢則不肖不得。不化亦舉善而教不能之旨也。今夫

政則少則。故於為政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

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

太平之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

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

流無源則速竭。平而不流謂水也

無委雲。雨則速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

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

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

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中此但為怨兆而巳親之無益也

無土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不下持長其

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

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敬

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之信。論行也。為整齊

要束之信。所以論威也。天地以

殺雷震電耀為威為政者。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也。

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

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

也。如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

序故明之然後。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

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厚

君親自好事。疆以立斷。疆立其志。非仁以

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

也。百姓不夭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

賢若何。之問。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如欒范易行以誘楚。

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孫臏易駟以臨質。如變而足以成

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各承先代之弊而勸勉之也。

士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種。故富人富。種樹者必慈愛而培植之。後物滋

而民應言待感與物俱長。後動所謂應天順人。

富也。故與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齊其明。應風雨而種。

物俱長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齊其明。應風雨而種。

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言日月之明當

明應風雨而種。一句讀應當也。言日月之明當

風雨而種。故天地之慈愛及於物。試天之所覆。

觀幽暗之中枯燥之處無生物是也。

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

人之良。享按：日月風雨覆載內之司。不有而醜

職者。故生物以養民。斯民之良也。不有而醜

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

醜類也。不有慈愛之實而欲類於天地之無

不覆載非天子之事也。言未可以配天地也。

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之傳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

革而內不革也。令人變而君不能變。有革而不能

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

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

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

死附劉補別本註德化可請問諸侯之化弊。謂

久行而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無益者以家習不革。

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

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

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

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

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

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

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

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

矣。傷心則無聊而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苟且故不能致功

食至味而罷之。附劉補而雕卵然後瀹。以灼之。雕罷至樂謂耳倦絲竹也

撩。力道反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也。撩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

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也。則兼并貧者而為之也此

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

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

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享按用字當連下讀作用其

者。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

使而輟之。

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或空言用然後成其功。

令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

父繫而伏之。

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

也。予虛爵而驕之。

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賢用也。

其春秋之時而消之。

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

有裸禮我而居之。

或有費用財物裸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

舉其彊者以譽之。

富而又彊則為之作聲譽或令其有所統率。

可使服事。

服行也。彊者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服事事必成。

智以招請。

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

廉以標人。

富而清廉則使為人。

堅彊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

君能堅意彊力以乘上之。

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不能使之而流徙。此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

謂國亡之郤。

若不能使在上之六者乃流而移徙之斯亡國之郤也。

而守常。

謂古法得其制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

則常。上信而賤文。

文虛而寡用故賤之。享按此句根上故法而守常信作伸。

申用舊典賤棄虛文。好緣而好駟。

子朗反緣即捐也。駟馬之。

壯健者怯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享按此句根上尊禮而變俗緣純也。朝

祭之服皆有純緣駟與組同綬屬其小者以為冕纓周禮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亦以駟作

組好緣而好駟好為禮飾禮佩乃所以尊禮而變俗故下曰此謂成國之法也。房註每不省上

下文此其此謂成國之法也。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

敗亡若能反之然後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

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

也故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

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

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

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

其時。事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

其兆者常失於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之指。

幾故災及之也

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

順天之意也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

參天地之吉綱也。能參天地之吉綱則承從天之

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

失人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開其國門

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柰其辱辱。亦既

當柰之何唯有報尊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

璧以執其尊。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

罪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員

其中辰其外。既有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

也而復畏疆長其虛。其有疆大於己者則當長

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

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

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擇天下之所宥。謂

為天下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之所

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謂此

之人付其身而在之雖疆與短而立齊國之若

何。謂寇賊既持疆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立高予

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

則不避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倅則疏之。毋使人

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

戚猶疏猶疏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

加恩義以悅之無使人見此所以為之也。撫人

怨陰謀曲求己隙者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

為之柰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

亦公之問辭也。

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固未可卒

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蟹之毋涸。

蟹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無得助佐之。

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毋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

謂生篡弒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

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

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

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無事之時故積至

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侈。附劉補餘一作爲

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

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本。

縣人有主。縣謂繫屬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然屬於人必有其所主主於財。

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顧乃一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

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

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為寶之首。一上一下。唯

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

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而

則國亡也。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謂

變故也。觀而移變之。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

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

好名之人。必盡智竭能以。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之人。必盡智竭能以。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

干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之人。必盡智竭能以。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

彌積。故為國紀。梅生曰。以上次第相承。汰冗猶自成章。以後

披沙求金。即有佳句。自為片段矣。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

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則無獨與之名。

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衆共言此

劉補別本註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

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致。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為

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其。民。者。之。

為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輕。國。位。

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居。疏。賢。戚。者。謀。將。泄。

疏。賢。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人。

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為敗

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

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

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疆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返

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鬻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

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鬻敗而亡乎

鬻即鼻字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

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

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令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

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

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弒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

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

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弒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彊而

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

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者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

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如此者則可以立功附劉補據文當以立改作事立而壞

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疏國之宗族漸

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附劉補按別本註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

則國弱兵寇遠而不畏也國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

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

者自累也。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彊。以待其害。雖聚必

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彊。用此。大王不

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

大王。王。夏。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岐。杖。策。而。往。百

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

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眾。不

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

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

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疏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

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迂。眾而約。謂與眾為實取。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

而。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言。更。成。遜。讓。陰。密。在。言。

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乃。為。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

無。患。下。公。問。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之。辭。

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公。曰。

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言。也。謂。何。行。之。所。以。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

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皆。黜。黯。之。敗。也。

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一。親。往。一。親。來。所。以。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來。生。此。謂。眾。約。人。皆。

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謂。眾。約。人。皆。親。無。絕。時。故。曰。合。親。

之重葬可以起財問用之若何問用巨瘞培所

故曰眾要之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

以使貧民也雖無財而有方故教之巨瘞培以

役其美壟墓所以文明也明而不滅也巨棺槨

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

女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

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

制尊卑之外此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

次浮也此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

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為食以相飼如

此則遞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

力齊敵而不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

能當之矣禮殊異則人各得其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

所安故不流移也所不通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

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觀見如此安鄉樂宅享

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

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雷民俗也皆令安

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

稱舉號誅於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

俗不令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

轉移也井乘馬甸之眾每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

之祠使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

有材能多者食眾能少者食寡故曰以故地廣

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地

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

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君始者謂始為艾

若一者從乎殺與於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

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

而殺之彼自取與於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

均若從者艾艾若一者從於殺與於殺若一者

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

地與先者均齊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

若一則止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本也是為十畝分免而

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禹猶區也十畝謂十里

十畝若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官禮之

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後司昭穆之離離謂次位

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

祝之類器祭器也事當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

作治乃祭祀之治也故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

事戰事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享按

言... 卷九

食功而省利勸臣。也。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享按本事至省利向大小

臣功莫不有事原本其事以為之祿是上義而

不能與小利。而移也。享按勸臣至小利句言不

以合上官禮之司為下五官。五官者人爭其職。然

後君聞。故君名聞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

祭之時賢者居上為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

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

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行君

事故曰上。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

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今主

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

益既不賢則動皆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而

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不能謂空上之而已而

役賢者昌。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去不宜故禁

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以朝

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

之重者也。附劉補此以下至載祭明置。言公將

雖有聖人惡用之皆錯簡也。載祭明置。言公將

為行祭至明而置。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

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中寢諸子告寡

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中寢諸子

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

送公也。

全交管字成書 卷九 侈靡 三十 四百三

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及若，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理之自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然人必有所汙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為人雖織不為己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附劉補：污殺之事人，猶言屈己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

下人則諸侯不至，雖聖人亦無用也。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用威聖人亦何能用之？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

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言能摩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

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

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善故能起本也。享按：當連下善字為句。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

全收管子我書 卷之七 侈靡 三十一 五百七

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千乘有道不

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夫紂在上惡得

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讎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

上惡得不伐下得字當作德屬下句鈞則戰守則

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

戰敗猶可以守即彊者勝則攻之猶未至若紂之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

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

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

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

聽從言不能一之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

能王乎。居上位不能王也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

為立功之故而更制其政令不能王也

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

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

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享

訛替廢也故取者舊是襲也謂替者以為廢欲

更新也據大匡桓公政未能有行是故取也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是仲謂替而鮑叔勸公行之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

以同更制同歸於治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

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神禮又不能明也享按更制之初人未

之信久則自信故可立而待也鬼神不明者其制幽玄凡民不可與慮始也

囊橐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遺人不求其報

所以明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沈所

厚德也沈得報曰浮或曰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

祭川曰沈浮也與人定期人則故為禱謂先人禱朝縷綿明輕財神祈福祥

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縷帛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

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

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臣德

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

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

多彼則服則悅而爭依於己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

而從之無不如意故可以成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彼則變化而

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邽日有變民未

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

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

之以事因其謀。諸邊則四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

用之此已上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

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

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餽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

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

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

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

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行人可

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

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

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

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

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

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

而外失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外情也

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賚一與而聖稱

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

則舉輒有成能立聖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

人之功謂稱其實矣於事必專

故佚樂也專則功成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

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

臣賢佐然後事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

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眾能伯不然將

若無宮直欲守之其眾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

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見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

雄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

道也君子者勉於紕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

人所非見紕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

輕謂臣也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

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

凡輕者操實

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

起輕重無實則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

輕以為死可以道使輕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全欲

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毋全賞好德惡亡

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

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請問先

全文管子成書 卷九 侈靡 三十五 四百廿二

言余有... 今必敬以哀

令敬以哀雖弱必免也

彊弱不犯則人欲聽

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

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

先人自後

大國禮之何仁之為也

加功於人而勿得

施功而不求於報也

所橐者遠矣

橐貨而匱民者

當遠也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

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

與大則勝

能親與大國故得勝

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

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

恐衆怨而殺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

毋奪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

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

財食足則外內之患亡也

君臣之

際也

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

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

且君臣之屬也

以義相屬親戚

之愛性也

相親相愛性也

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索

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使人君不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

安者屬際也

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

不可不

謹也

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

賢不可威

威賢則邦國殄瘁

能不可留

材能當引用之不

杜事之於前易也

水鼎之汨也。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死之。若江

湖之大也。若湖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為也。人

食所在也。壤地之美也。人死之利所在也。此民性

之自然故曰。若江河之大也。求珠貝者。人自趨之。

不待教令而行也。此兩起一結。文法水鼎自為起

句。房註以水鼎之汨。根上杜事之於前。易壤地美

根人聚之。若江湖之汨。根人死之。又設言君量不

大若求珠貝者。之有簡擇。人必去而不令之。俱不

出。逐神而遠熱。交禪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

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禪祭祀。不敢畱處。其

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

與大誰敢窺覲之哉。附劉補兄古况字。享按逐尋

求也。謂奔走而奉事之也。夫民之事神。以求福也。

有求必感。有禱必應。此神之勢。焰而民所交禪事

之者也。故媚奧不如媚竈。以當時用事也。有如舍

其感應之神。而祈之於冷淡無踪之域。民必

不處也。况利之所在。民肯遺之乎。房註非

夫事左。謂人君行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

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

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

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法亦不得其

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

享。按利無定在。故民往來而不止。流動也。天地不

可畱。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

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畱。停

全... 卷九 侈靡 三十七 五百六

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附劉補別本註天地變化生成不息不可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地變化生成不息雷停云謂得天地變化生成不息尊高而不崩壞者也謂得天地變化生成不息得人者卑而不可勝謂得天地變化生成不息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人君重之謂重君故至貞生

至信至真正也謂正心也言往至絞生絞謂

實則至絞已言生而無其至自有道至自有道正生則信

故曰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

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眾非不動則望有虜君

嚴然不動則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

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若人

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

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弊能

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

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仁者善用智者善

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

靈合契與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日

神往來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

達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意

意

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

戰兢之心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為不憂其為亂

歸之也詩云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為之則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其小行之則

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則禮義。久而一

則人荷德而懷恩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

此禮義之正者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

時承當君上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

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

則專意於市故商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

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

利往來故不擇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准

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准

國遇寇難則恒怯而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

苟免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

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市塵之所及

二依其本。市則眾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故

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得商賈

依之章著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

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為擁塞也農人

其幸者但得貪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

而已無餘利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於市此亦為費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全收管之成書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卷九 侈靡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三十九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五百九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

鼈之不食叫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

於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

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

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彊能。村能之外何可云者不

服智而不牧。士之村智上不若旬虛期於月。津

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日期津明

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

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

接物賢于自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

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

則與無所簡擇可謂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

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

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

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

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

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再殺

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然後運可

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陟對曰。

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

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

為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

亦猶然有知彊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

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彊殊絕於故知安危國

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謂以神

時而享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

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其滿為感

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為亡。亡則物散。滿虛之合有時而

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

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

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

知二至之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

令以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

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

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將合可以禺其隨

行以為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

可以為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

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

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

是也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

酸冬多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醎色黑青

色而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

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能知

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以通

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地之

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水之變氣

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

預有所防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

備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

為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

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纔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

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災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

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

之靜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

者全文... 卷九 侈靡 四十二 四百八六

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

而治動自沮平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

已下公問之辭位而觀察之。伯美然後有輝伯美然後有輝。得其美理然後

情魂悅而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

貌輝然也以禳之其凶殺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

至必有以待之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

德禳或滿而樂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

或虛而哀也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

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二十歲而可廣。

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

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廣又百歲之

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則

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

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

移變於不通之野則臣有依駟之祿。臣多養駟馬及其受祿

則聲服俱變。又以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鐵者所以為兵器

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鐵而聲好下曲食好醜

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醜則人君日退亟。既使

言余... 為政則百度昏人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

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

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 觀之風氣古之祭有

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 觀之風氣古之祭有

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 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

星者 有時而燠燠熱甚也謂 有時而胸胸遠也或

歲祈福而祭之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

憂人故廣為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為物也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莖物益其光輝 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

其樹物也 音卷第十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宣武每上享 詮敘

其樹成也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

唐齊州房玄齡而撰註也

宣城梅士享詮敘

夫心術上第四十

白心第四十二

水地第四十三

五行第四十五

心術上第四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術上

全收管子成書卷第十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

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

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

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

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

不能蓋以諭君代臣亦然故與人竝處而難得也。

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掃除不潔。神

乃畱處。不潔亦喻情欲享按神乃畱處當作神智

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

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

甚言智之不可鑿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故能

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

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讓賢賤有等

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

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大道可安而不

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直人之言。

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

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

之人。誰有能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

則道德全備潔其宮。宮者心之宅開其門。門謂口

故不可伐也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厚去私毋言。謂

按開其門。謂多聞多見。廣採納也神明若存。宮潔無

私言。厚按去私。毋言。謂有簡擇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

從違。即闕疑。闕殆。慎言。慎行也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去彊與智。然後所物固有

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故必知不

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殊形異執。

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

故可以為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善死。其可

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不怵

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恬

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

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變化。

作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

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凡此皆

論余管子成書卷一
理之道也附劉補此
以上皆綱下釋其義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

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形勢之屬皆間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由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

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

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

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

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

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

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

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

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

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入也故曰

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形故曰無間

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

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

行故通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

者至賢也故館不辟除則賢人不舍焉故曰不潔

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

所以知此也有知彼也然後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無此

則不得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修則

知彼無能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循理而自求也

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無求無設則無

慮無慮則反覆虛矣附劉補言人求知彼必先修

虛矣謂之虛者以其無藏也必去知無藏設心則非天之道

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也

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

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附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生由故德者得也

得也者其謂所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

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

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

開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開者則有

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

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理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附劉至則應。非先設。故曰不宜言。宜即前義也。註非。不顧言。因也。無所顧。因者。因舊。故也。

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

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

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

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

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

無實虛。延其名。其形也。且且。姑且也。且且。言形者以。言則言彼。形。言則言我。無言。應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我。無言。應也。

者以其為之人者也。聖人有所為故執其名務其應。

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

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

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

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附劉補此釋知道之紀

立於彊。必彊然後務於善。必善然後未於能。能未

習而成也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聖人無之。謂無宰

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虛

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

體虛故為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怵於

好則忘其所惡。為好所怵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

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

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

也欲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

者舍已而以物。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

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

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

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覺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

也。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梅生曰。無偶以為尊。除欲以為潔。責任以為能。因應以為用。以君喻心。心道得。即君道得也。

心術下第四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附劉補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

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故曰無

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享按。近本故。上有是字。非。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

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

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行

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

氣邪。故心亂。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是故。枉。故人不

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

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

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不亂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十筮而知吉凶乎。惠迪吉從

十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附劉補能

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

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

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

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也附劉補言

其得非由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自覺此語極精

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

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

來助或召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附趙

標慕一作暮暮遲緩也選懦弱也示遲懦之形所

以待事機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

至等猶待也極變而通之。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附劉補內業作唯執

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

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明聖人

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已也心安。是國

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

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於中。理心在於適中

也。治言出於口。則無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作而

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附劉補言

加民有功民。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

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未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為也。民人

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

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為天

下主。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棄本逐末滯

於刑政。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

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也盡時故歿世不亡也與

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

之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彊。能靜則神氣全故筋骨筋彊也附劉補筋

也。筋堅。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也附劉補內業體

履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

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

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彌明故比心於

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附劉補內業作金心在中不可蔽匿金乃全之誤

又缺一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附劉補

作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附劉

補內業作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

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昔者明

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

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為惡貨者

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也凡民

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

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樂

和故能節怒附劉補內業作喜怒憂患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禮者

已矣故敬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

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之中又有心動

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意然後形意感其

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

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

堅固。內和則外通。表裏無擁。故若能令用之。被服

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是故

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物解則無不通。窮於

下上梅生曰。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

禮樂敬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白心第四十二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則

思慮審為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致為儀。

致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亨按。和則能久。又必

致如中庸致曲之致。近本作政。非和則能久。當和

同然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

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之隨天。

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

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

不隨。附劉補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

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

其象可知象既可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索其

端則知其名。索端則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

共在天。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

後化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

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栢不凋輟其霜雪

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

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露故萬物利也。

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

下清而百姓蒙利也

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

而且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

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

聖人無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

度弛隨變斷事也。隨變則不知時以為度。事非

則不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

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

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身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

謂師克在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

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

不彊而驕者損其彊。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

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彊而卑義信其彊。信音申

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

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彊彊則又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

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

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

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也左

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

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也不

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

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閒徒然而居

能致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

附劉補去乃云字誤云善言為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間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命凡出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

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

皆謂為而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興起貌謂能為而

忘之者也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

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

又有心故曰功成者隳故曰孰能棄名

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君棄功名則與眾不異孰能

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賢其成

也能賢無成有成賢其無成也若其賢成日極則

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

立大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

者其唯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

忘已乎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

自清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

以為事成功無聽其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

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

當順而容之其美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

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

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

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

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

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

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附

劉補或者指上或搖之，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况人豈無治之者？故問治之者，狀下遂詳其無

聲無臭之妙，而口耳目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灑

乎天下滿。風之灑散，滿天下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

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

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

不得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韓乎其圓也。韓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

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

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

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

得語神亦不見之也。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

為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

於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

儀則而勿失，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

不違於道如此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

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

也通之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耳附劉補耳語辭讀屬

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

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敏惠故可以德不

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

頑鄙者也故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

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非故曰濟於舟者和

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

宜則神與浪則能濟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若有適

觸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

所以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

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揚舉也欲為

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善不善取信而止矣

欲為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

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

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俱懸而無已時也

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刺刺者

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

孰能棄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無益

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故

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

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

自知曰稽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

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道

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

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

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

所奠也同邸於壁故曰四壁既能知壤土而與生

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

天既降福故壤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

為之生百穀也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

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

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

於理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

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

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眾同道何

武王之敢窺哉雖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

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臥名利者寫生危臥猶

焉猶除身之危名故王道狹也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

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持而滿之乃其

殆也持滿者善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

國不可以任任滿盛則敗止故滿盛之家不可以

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

驕暴則危家則與之俱亡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地無不其重

如石萬人之力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

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

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

力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

也自保其身君親六

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以此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

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儀行常象將來可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常執

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必道而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

來從也衍動而為之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

則命久長也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

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

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不

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

明之極若女也大明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

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

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

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梅生曰管子曰君親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

象乃知行情知如此以考身則身大知如此

以行情則情真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

性只緣灼見身源

水地第四十三

短語十三

水地

二十

三百七

全

子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園城也。享按苑近本作苑非。

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

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

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

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

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

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

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

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

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

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

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

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和不也故為五味中也。是

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

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

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

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或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

有水焉不知其有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

其數得其榮實得其量得其生鳥獸得之形體肥

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

也有反其常者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

夫玉之所賢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

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堅而不感義也

如此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

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茂華光

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

不殺辭也象古君子是以人主賢之藏以為寶剖

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人水也

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三月如咀咀

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

曰五藏五味出於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

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肺生

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

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口

心發為舌附劉補舊無此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生

全交管子成書

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

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疑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

口心。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

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附劉補此言水之精麤濁蹇能存

而不能亡者。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

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

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

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

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蝻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

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

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

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

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螭也。故涸澤

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

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

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
 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
 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
 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閭能存
 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
 故人皆服之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
 有之莫不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
 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萬物莫不以生得水唯知

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

萬物故理之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

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

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

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

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越之水濁重而洎

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秦之水

泔寂而稽淤滯而襍最絕也稽停畱也謂秦水絕

水相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

襍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滯襍故誣而好

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

謂其水慘澀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諂諛以其

其於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

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戇而好貞萃

襍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

輕故簡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

邪正嘗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襍水清則民心易。一

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

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

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其樞在水也

梅生曰。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甚奇。至以

不窮。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四時第四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

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

其理微暗既漫且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儻故知之者少也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

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

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

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謂

聖。既聽其言又信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使

不能為憯。既使不能憯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憯忘

皆違理故是故土見成事而賢功，則民事接勞而

不謀。謂君見下有成事能賢賞其功是上能以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

不恤下功則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

以驕悖故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刑德者，

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

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

和樛之時故為星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其氣

曰風。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

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贏為發生

也當屬上句其德其事與下三條一例時。其事號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

之附劉補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享按左傳魏絳請祈以幣更劉補是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

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修溝瀆春預修隄防行水使

行水也修屋壞時方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

溉灌依次行而用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

謂星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

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

夏政則欲附劉補疑燠字誤月今是故春三月以

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舍有

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亡人人之逃亡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

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五政曰無殺麇天毋蹇華

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附

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其時曰

夏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夏之陽生火與氣陽為

敵蒸故為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

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

全政書之成書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

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

日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

與火同章也所以土德實輔四時入出

附劉補此言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

言土無定時也土生皮膚

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中正無私位居中

私實輔四時附劉補此言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

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大寒乃極國

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

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歲掌和

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風生行秋政則

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附劉補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

以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

之毋扱免禁扱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

欲漏之不欲人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

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

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

為其時曰秋。秋擊也。時物成熟擊斂也。其氣曰陰。秋之陰生金

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

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居不敢淫佚。

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順秋氣而靜居不

敢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

收。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

人當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

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

聚裝人無懈怠。方而伐之則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此謂辰德。辰以

得其所欲也。殺姦邪。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

春發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

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

長姦邪。故禁之。圍小辯。鬪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

當禁圍。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

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

收之。秋方閉藏故。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

之。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故為月也。其時

曰冬。冬中言藏也。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

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

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恡。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眾陰

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

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

陰氣。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彊。五穀乃

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月

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發泄也。行

夏政則霽。夏雷電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是故冬三月

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

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

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

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

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

所惡必伏。附劉補自是故至此。舊本誤在暴虐積則亡下。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刑德易為賊害也。刑德易

節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蓄殃。是故

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

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

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

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

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

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

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

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

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

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彊。

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

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修德則理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

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也。形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

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句政異故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正。不日三也。

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

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以輔行王事。

全

三政執輔。輔行己德也。執月三之政。

梅生曰。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於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弊。以建亥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

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鼂錯。以為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五行第四十五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

奉法則以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立者七也。既設

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

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

官分掌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六月日至。陽生

為夏至陰生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

多也。人稟陰陽之純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

附趙標街猶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

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

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

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九

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修槩

水上以待乎天堇。堇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

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

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貨暉神廬合於

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暉言祭神廬之

以為精神也如此者所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

風雨得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

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

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人情已得萬物有極

然後有德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

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

又經緯日月之時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

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

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乎陰陽天地之然則

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黃

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

也至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祭於

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附劉補一本奢得祝融

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

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

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

廩者廩給也謂開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

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

使務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后土辯

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是故春者土師

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

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

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

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

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

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謂春日用木行御時也。天

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

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

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

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

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

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鳧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

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穀。癘殺也。雛隨母

食者。不夭麋麀。毋傳速。麋鹿子也。言天傷之。附。亡傷

繯緜。繯緜之嬰孩也。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

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月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附劉補

自甲子起周一甲子六十日。又零十二日。得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放此。蓋五七三三五十

日。又二五為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註非。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

言余... 卷一
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謂先

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

之賞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

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

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

氣止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

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不誅

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農事為敬。夏時

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

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

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

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

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

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

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圃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

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雷。鬼神饗其

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

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

謂立什人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

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然則

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貌方秋之時晝則

陰陽更生故地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草木茂實。

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

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

御理冬政其閉藏之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

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數剝竹箭。言

則擗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剝竹箭。伐檀柘。以爲令民出獵禽獸。不釋

巨少而殺之。所以譽天地之所閉藏也。譽天地閉

取禽以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毛胎者不臚。臚

胎敗臚婦不銷棄。臚古孕字銷草木根本美。閉藏

則根本美凡此皆順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

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

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

家人夫人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七十二

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

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

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城郭。臣死。築

郭動土危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七十

故其臣死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

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七十二日而

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

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臄。臙婦銷棄。草木根本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梅生曰。五行。人生以後之制用也。天地一陰

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

不可按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

迎以音。故五音為天地元聲。六律為萬事根

本。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終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一

唐 齊州房玄齡 註

明 宣城梅士享 詮敘

勢第四十六 正第四十七

九變第四十八 任法第四十九

明法第五十 明法解第五十一

正世第五十二 治國第五十三

勢第四十六

短語十六

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

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

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畱。

全其素質。無所畱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

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隔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

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寶。毋

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勿為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也。靜民觀時，待今而

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今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羸羸縮縮，因而為當。必

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

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畱。中心

無所畱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

全支書子成書 卷一 勢 三 四百九十六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

待天下之瀆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瀆動亂也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後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

也亂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

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不能

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

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祖如此則可以代天

下無道取其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

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獸所以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

大禍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

功而致其權文設武伏如大文三曾而譽義與德。

大武三會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會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會則

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梅生曰。動靜各有時。乃天與人交。因之會。參酌於天人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

是以人為主。而以天合之也。聖人不委命於氣數。大略以參侷造化。調燮幾原為主。

正第四十七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飾之。修飾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今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

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

常不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今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今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附劉補當作毋使民徑字之誤也

遇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使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

生必修其理故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

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誠信用也謂用

人附劉補致德其民和平以民右德及人致道以致和靜

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當

其名刑出今時當曰政今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

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

道聚謂眾所宜也能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

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正衡一靜能

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

而無私則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

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

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安舉故能後其身上佐天

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梅生曰此篇一曰刑二曰政三曰法四曰德

五曰道。刑政法。納民於軌物者也。德則本於愛利之公。道則原於性命之同。是之謂正。

九變第四十八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

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一變也

田宅富厚足居也。

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

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君之恩厚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也。

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

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七變

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

八變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

功厚則祿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梅生曰。民以九變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是

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

以一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九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

馳騁弋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

宮中之樂

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

但任法數。故無所慮。

也。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

但任法數。

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

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

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

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

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

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

埴和也。

唯陶

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今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曰。國法者有國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

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賢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無間識博學辯說無偉服。無奇行。奇行皆過越法制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

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

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

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

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

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

能亂也衆彊富賚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

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

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怪僻故法者

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

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

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

衆彊富賚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

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

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翦公財

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

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

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

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

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

從其事。道從也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

制法故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

法之君臣上下賢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

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

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

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

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

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

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賢之。賤

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

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

也。以其視命曰奪。以其視人曰其。以其視命曰夫

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

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

求令行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

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

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

故賢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

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

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

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

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附

法也或曰當作一如天地之堅聖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

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來必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而

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

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富能祿之

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

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

其主安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

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天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

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

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賢臣賢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賢而

威之也言賢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

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

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謂服約

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

聽之諂君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

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

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

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

不知親疎遠近賢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

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

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

於上匈恐懼貌附趙標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

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也。知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

有傷敗無罰。

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

非主令而行之。雖有

功利罪死。

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

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

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

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

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

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

遵主令而

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

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

令不行矣。

梅生曰。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

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
法雖自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
且百虧。敝與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
夫君臣天地以為位。小民眾物以為象。可私
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公以行之。斷以稽之。
任法以治國者也。

明法第五十 附劉補此篇註多非觀解自見

明法解第五十一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 臣術勝則私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執勝也。 君執其勝也附劉補執解作勢古字同註

非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 必令百官識非公之

亂。 臣行君事 故曰共道。專授則失。 若君有所授與不合眾 夫

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 求不出令則下 出而

道。畱謂之擁。 中道而畱 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 求

絕。 上通則與君隔 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下情雖欲

上通則與君隔。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上通中道

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

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

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

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

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

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詐偽不聽則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輕重立見也

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

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

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

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

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

也附劉補是下脫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

譽多為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

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

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則致禍故重私而

白

輕公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

庭。謂君之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

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

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

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

相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

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

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

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特能則法自蔽之不可隱蔽也。敗而

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

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

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

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

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梅生曰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

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

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竇以成風由是

權出於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是故

權出於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是故

言余... 卷一...
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况以譽舉乎。以法量
功。不自度。况以黨進乎。此法之所以明。而臣
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享敘右
明法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
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
私。賢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
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
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
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
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
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
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
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
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
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臣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

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專授則失。專授則失。專授則失。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賢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

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畱。謂之壅。

附劉補經作
出而道畱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附劉補經作下
情求不上通

言余... 卷十一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賢。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

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彊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

言金匱子所書卷十一
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今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今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今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

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

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

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附劉補佼同交後放此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

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

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

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

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賢。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賢。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賢。而不任國也。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

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

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

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

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厚敘右明法解

正世第五十二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

從故為

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

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人力疲也

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

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今行之謂勝。法立今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

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服姦邪也然後

下從。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

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

全漢書卷之六十一 正世 三十二 三百五十一

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

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

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

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

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

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

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

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

勝。邪亂不止。疆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

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

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

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

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

莫不務於理也

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

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

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

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謂齊

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

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

離公則難用。

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

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

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

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

慕古，不畱今。畱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

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

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

不可以不察也。

梅生曰：言為君者，必提衡於道與法之間。毋

撻民以所惡，彊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

然後禮義之教可興。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

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治國第五十三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賢之。凡為國之

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

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

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

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

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

糴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

之類也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

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

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

新有徵稅言大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

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

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

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

種五獲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

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

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

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

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

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

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附劉補別本註

伯者或不能廣積畜故有時而竭也王者之民積

之廣而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

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粟

入地歸降者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

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

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

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

除害者。禁害農事也。王制以安四民而九王業也

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

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毆眾移

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

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

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

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必行禁不必止。彈不必。必固命之

夫今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

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

人其塗治國之道也。限人貧人貧則

梅生曰。富國必本於農事。末作文巧禁。則民

自趨農。此遏流以歸源也。民歸農。當軫念其

苦。毋橫征以困之。民粟多。毋坐聽其流。當有

術以均之。此先王所以安四民而成王業也。

詮敘管子成書卷第十一 終

